FB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門人張景編

皮子文藪序
五峯集序
昌黎集後序
送臧夢壽序
送陳昭華序
送李憲序
送程說序

皮子文藪序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揚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穫皆為

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子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之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隋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羞爲詩之藪卜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諷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爲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于彼也傳者得以取其義焉

五峯集序

讀夫子文章恨詩書禮樂下至經遭秦焚毀各有亡逸到今求一字語要加于存者無復可有況其盡得之乎又念漢獲辟閒科斗書以編簡斷裂巫蠱事起不能比類尋究深爲痛惜聖人沒其言無得而更聞譬猶登丘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盡亦何能知游秦止隴寧窮京邑之壯觀哉至於他美餘珍半存半失心目有愛曾是無思淳化二年春開自桂州詔歸京師遇王次聖自交州使還於衡山廖畫家次聖廖之出也廖世善詩爽於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永州刺史子男十人圖善七言詩凝善五言詩立語皆奇拔凝後入江南歸李璟其詩得聞於朝圖值馬之子不嗣兵興國亂多所散墜開因次聖求圖詩於畫得殘缺僅百篇昔人朱遵度序之爲五峯集閏月晝拉潭授余諷之

篇ヒ可愛重恢然言胷臆間事近世無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能有道則幾乎君子矣若圖詩可令人痛其遺逸哉擬之經雖不倫然觀其存而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念之足以少見余心也因之得以及於夫子也噫時無賢將為辭以共歎時有賢其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喪其事業圖畫祖也仕馬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畫之下學其業者餘十人以是廖之族足為詩家流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于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況下先生之後至于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賛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脩焉在孝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来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尊說淳然一歸于夫子之自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雲遠矣先生之於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之言于人故所以作書而說為觀先生之文詩皆用于世者也與尚

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旨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為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曰君子有求乎曰有于身不可也于道可也曰求益乎求用乎曰未達則益達則用辭乎造舟于陸完矣時濟于川矣闕矣將給請材以備矣曰有是乎君子求之哉堯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求之歟曰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之求也時不用之固求也曰我聞舜與十六相也不曰有求子何曰求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孔子旅于七十國無道也曰君子于物貴惡比曰如彼質玉也曰質玉處于石工者採之以備乎圭璧玉不求之也如若玉君子何求乎曰韞櫝以成其器沽而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玉以德工以利時哉時哉逆順皆狄也君子不求則以德求則以身道以由于身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曰我聞夫臧子欲之遼有求乎曰求也曰求于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之行而不隱乎用之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狄亦有矣趣也異成也同及得之一也且遼迩于晉ヒ敵也恃險以怙兇違順以習非遼以禦其衝晉以防其討兵甲之害曰及民命臧子于遼守也將勸義以使萃其心將結信以使斷其姦道欲化于遼而來于晉德乃施諸身而聞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臧子之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刑政弛焉則戎狄蛮夷盛而交侵于中國矣聖人既没禮樂弊焉則揚墨老佛盛而交乱于大道矣子見治于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蛮夷是能侵之乎嗚呼大道獨不明乎聖人没也久矣禮樂弊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揚或墨或老或佛交乱而滿天下大道猶中國也揚墨老佛猶戎狄蛮夷也國治而道不明揚墨老佛固侵乱也孰謂吾無能哉於數居之言知我者無能耶能力于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于我曰有是也子之言于吾亦曰有是也吾不自知其已之是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又何若于數君也謂吾復于聖人之道則揚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復其道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我為子當之力于大道焉然子聞兵陣乎能有勇衆輔之則勝于戰矣吾猶陣也斯有勇焉先將舉其力而斃其揚墨老佛子與諸君苟念其惠我之言而輔于吾復于聖人之道也而後必矣子往見諸君為我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談古道各ヒ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于人未知于已真何如也嗚呼是而心非之我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真好于韓文者也非是而心非之者也我常思生之言無患其道不行于人文不顯于時矣生從何而得于我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我之相若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容之者乎君子坦然于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固在合古聖賢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沈移于德而已矣遇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ヒ同者果知已

矣天下至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類生者望于吾乎務于德而勤行之累ヒ出于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者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我也終不為不善者所資之耶夫脫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縱于今而不得之必于後也在矣生無戚ヒ而自憂之可也道乎懸于天而不可期命乎懸于時而不可知能期之與知者在于吾之所欲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能慮其餘者乎李生勉矣哉無以世為厚而已爲薄終吾徒也

送程說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聲隨己出以舒其悲怨喜懼之心聽之者知其然于以察夫民之情國之政矣今之人即異于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之者非能舒夫心以出乎聲也蓋能習乎古之遺聲也其或真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廢之者乎或不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鼓之也見而來觀者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而復能知者固加少矣是以習于是者日怠其功好于此者時微其學益至乎寢削矣況能感誠以變其聲作音以述其志者哉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焉終乃傷乎己之莫若其不知之也或有夫觀而能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願學者進于其能人曰吾請子以師焉朝乃以傳之暮乃以傳之至夫善紀而不遺敏問而不休即能者反懼彼之如己也復不為之盡焉噫是亦人之媮薄者乎責己而賤彼之所作也致夫今不追古亂斯由也嗚呼甚矣哉有能善聽者于世也已尚貴之若莫可得也能來師而進習焉

忍不為之竭已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實務姦而鄙正之為矣予學之于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而有如也斯務求以習焉程子良于此者也予得請之今行將告別予敢言之以慮後有進于子者慎無如吾譏之說者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門人張景編

送高銑下第序
送姜涉序
贈麴植彈琴序
送馬應昌序
送任唐徵序
送仲甫序
送高銑赴舉序
送高銑下第序

命之短長懸乎天道之屈伸繫乎時德之尊卑由乎已名之善惡存乎人所謂懸乎天者壽與天也知其命而可自信矣所謂繫乎時者用與捨也專其道而可自任

矣所謂由乎己者吉與凶也務其德而可自擇矣所謂存乎人者毀與譽也慎其名而可自混矣自信而不惑自任而不廢自擇而不怠自混而不固者聖人之徒也不惑則樂天不廢則隨時不怠則勤己不固則順人能樂乎天則無憂能隨乎時則無患能勤乎己則無闕能順乎人則無過樂天者以仁隨時者以智勤己者以信順人者以禮仁以齊之能齊之者豈有虞乎命哉是曰無憂也智以經之能經之者豈有害乎道哉是曰無患也信以誠之能誠之者豈有疑乎德哉是曰無闕也禮以待之能待之者豈有損乎名哉是曰無過也若澈海高生者備乎四者也柳子聞之曰高生能以仁樂乎天命之短長也信其壽夭曰予何憂子曰固何憂矣子必壽矣又曰高生能以智隨乎時道之屈伸也任其用捨曰予何患子曰固何患矣予將用矣又曰高生能以信勤乎己德之尊卑也擇其吉凶曰予何闕子曰固何闕矣子本吉矣又曰高生能以禮順乎人名之善惡也混其毀譽曰予何過子曰固何過矣子難毀矣天若不壽子則子喪而吾亦喪矣時若不用子則子阨而吾亦阨矣由乎己者內求其實也自我而專之也存乎人者外貴其華也自我而取之也若今之有司枉子者命道德名之末耳虞子之心不在于是ヒ亦不足極之也勉乎哉高生天下囂ヒ其誰知子微我則無此言以告于子矣

送姜涉序

古有不得位而憂于國者聞其名焉今有不得位而憂于國者見其人焉姜侯詔賢良而未用不得位者也伐汾晉而陳謀憂于國者也野服而干政文弁而計兵柳子謂姜侯君子也凡國有大事而預謀者卿大夫之任也卿大夫賢

于已而忠于君愛于民而善于戎居位而能之者有矣不能之者亦有矣能之者皆莫能備耳或獨賢于已或獨忠于君或獨愛于民或獨善于戎猶謂之為大勲也而復繼以重位以崇之策以盛名以褒之卿大夫所宜任而有之者尚以貴之況不得其位而能之者乎不得其位而能之者難矣況不得其位而備之者乎姜侯進無懼色退無怨言豈不謂賢于已乎直言非訐極諫非諛豈不謂忠于君乎求施于政將盡于誠豈不謂愛于民乎臨敵以謀畫奇以變豈不謂善于戎乎是姜侯不得位而能之也備于卿大夫矣異于卿大夫矣卿大夫得位而居任獨能而不備尚以酬而勞之貴而推之況姜侯不得位而能備之也未知國家用何以賞其人矣是姜侯不患負于國家惟國家患報于姜侯也何如哉

贈麴植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体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已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已之為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

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為我而思之將見子亦嗚〻而不禁矣

送馬應昌序

天下有道則吾子出乎世故名曰應昌得乎名而已矣其文近于古雖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衆亦不易得也已酉自京而來以道德文章期于我與某進也我豈異哉至壬辰得八月留我之家問其居曰四海閒旅矣問其先曰死于兵矣問其家曰盡于兵矣因泣下曰予之先儒為業始予生八歲會兗叛周白天子伐之盡血其民與去声其帥不與其帥者無擇焉予以幼得遁而免後游于洛知有文章遂走天下求其人以學之近歲得其季隱言于江淮閒亦命儒其身今幸文称譽衆人之口將求試于有司矣予因憫而謂曰天使茲儒明其道也故善人存焉予不死于兗之兵是予之命也幼孤其身長能從師以儒其業是子之行也得其季字之若已是子之孝也出逢文明代是子之時也嗚呼有如是將見子貴且富矣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實我之徒也子告行于我故作序以送子

送任唐徵序

不苟于利者為儒之良也自古多以禮貌飾詐中心姦欺富貪于身而忘其道也孰能恥之任生貧不患于世曰我患于道也道苟貧不獨我身之困矣將天地之人民亦困矣歷于魏〻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生將行皆出金帛用實于生之囊聞予自旁而笑曰忌不肖以財為重異乎吾之所

重也囂〻徒多贈夫粟帛而已予豈例其尤而使復累于生之心乎予有異世之寶舉天下之人莫能得之用贈于生之行矣夫天下所依之寶曰道天下所歸之寶曰德天下所愛之寶曰仁天下所利之寶曰義〻以制之仁以居之德以尊之道以守之生苟于吾四寶之中能取其一用冨于身則生之名與德萬代之下亦無其貧矣安惟濟一肴一卮之費乎生其為我愛之無致他人之来盜其寶也則生之行也了有于貧乎

送仲甫序

仲甫請于予曰今將仕焉求之得濟乎將行乎謂之曰今之仕者不及古之仕者仕之實難也借于人而不專于己故自視不能信其行自聽不能信其聲以至乎借于人之耳目也任其所以嗚呼行脩而借視得其盲聲大而借聽得其聾則惑于汝也奈何乎夫盲者不能自別于形聾者不能自審于響必藉人而始知矣汝將進于時若借于人而視其行借于人而聽其聲得于盲之與聾也則人之視聽者非在盲乎目而聾于耳盲與聾在于心也心苟不能分汝行者善惡目雖覩而不若其盲乎是目雖不盲而心使之盲也心苟不能察汝聲之遠近耳雖屬而不若其聾乎是耳雖不聾而心使之聾也汝苟借得其盲視汝之行也必主更于人而視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行脩乎汝苟借得其聾聽汝之聲也亦在更于人而聽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聲大乎心盲者甚于自之盲心聾者甚于耳之聾矣汝是于時得不難也若借視于人而求其明借聽于人而求其聰如此則彼人者自視未能明于心見其己之行修也自聽未能聰于心聞其己之聲大也又安能視汝之行也明于見而識其修乎聽汝之聲也聰于

聞而知其大乎世之明于視而聰于聽者鮮矣縱能明于視而聰于聽則姑自視其修而自聽其大矣豈暇視汝之行而聽汝之聲也宜之乎今之仕者不及于古之仕者也汝欲仕乎試往觀焉而後動知吾言之可否矣

送高銑赴舉序

柳子自謂得聖人之道好聞人勤其心而專其學者求其進而安其至者嘗曰時之將幸也我道行之時之不幸也吾道去之在于天耶在于人耶若果在于天豈不好時之長幸耶如不好天其否而已矣吾將謂不在于天而在于人也苟君天下者有德也行吾道者用之矣君天下者無德也則我先師夫子昔生周末也何嘗能用之哉由將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宗因于周禮取文武之道則而行之九年萬方畢來歸我太平會八月柳子病起東郊來入于魏得其人言宗之同姓大夫逢掌文衡也柳子知大夫之為人公且直也天子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銑求試于京尹矣柳子喜而頌曰熙ヒ乎煌ヒ乎道也將行乎我也將出乎時也將幸乎子野叔達季雅從語三子曰余為天下樂得其良有司也賢者進而不賢者退矣二三子汝知之乎渤海高生斯其賢者欲上以得其人下以得其時吾將與汝永歌而同歸吾之東郊可無辭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門人張景　編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内供奉傳真太師真讚并序
五箴并序
哀表姬辭
贈夢英詩
諷虞嬪詩
贈諸進士詩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團練副使金紫光禄大夫河東縣開國男柳開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師滕國公之靈

太祖神武開闢區宇西吞蜀土公之先王納款歸疆以覲以上公
魁衆嗣彼居宅貳来偕奉侍乙丑直歲邦云殄瘁于今一世
南越濱海限嶺作界劉亦旋敗金陵跨江地廣物龐摧城
始降帝聖統乾興國紀年晉壘以顛華往失道莽然如草分
折專號荆潭杭閩雖據且臣不討已賓四征盡来上恤而哀
仁烏乎哉三家有子莫踵公趾或卑而稚公初屆京庸鄙龍
旌載錫載行泰山崇ヒ天子命公爰鎮於東甘陵十載遺
政如在吏民攸賴去臨中山塞堞閑ヒ胡馬北還退假近垣
河流若奔滑甚乃蹲日出日處有伸有屈寧滯乎物漏
停終夜箕哆南舍翰飛斯化惟沸之泉因流郎川驚波漲
天永陽地僻褊淺荒斥公莅養疾適摧高堂縞衣成行茅
復新喪悠ヒ難憑人生可憺公斯又薨悲今念古宛如塵聚
風来即去譁然笑言倏矣何存事寧可論以昇即趨以降即
驅公獨異諸開之在譴公視眷ヒ憫予無倦忽然而殂
零然而孤如飢失哺惟禮有制怠之為弃頹光日逝愛不
能留哀不能收公其惟休酒烏在危心烏在辭公知不知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内供奉傳真大師元藹自寫真讃并序

藹公来自蜀以寫真事求見上ヒ愛之自上而下王公卿大夫士
聞于時者皆寫之上命曰若能自寫乎曰能既成觀曰善栁
開見之為作讃云

他人寫真能寫他人藹公自寫如他人也凝睇隱默纖無差
忒至藝天與邁今超古立名宗朝萬世之標

真讃并序

淳化四年開為藹師自寫真與作讃藹為開自作讃與
寫真讃曰

仰匪高俯寧厚識寡偶志難就東西師溪嵒友審形儀
非妍陋聖如知慶無咎

五箴 并序

柳子志近于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歆明其道也人皆忽
焉作晦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失作思箴柳
子言居者以居於世也病乎人有同其事而異其心也同者
即與居之異者即與去之作居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
使人目而見之輕而習之卒成小人也君子之弃耳作淺箴柳
子好直人有過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於善衆不
克從及謂狂野懼以直得辱作直箴其大意復言於後序

晦箴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維晦維明與世謙盈
明不可苟晦不可捨苟之則妄作乎中捨之則患生其下故
聖人有云用行捨藏者惟我與汝也

思箴

動靜以順思而為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庶事咸欽
出之與處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於誤機思於密所發不
失行思於修惟汝之休道思於勤始德之鄰思執其志思
端其容思而思久君子之風

居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之大彼相
賊害雖與父兄亦偽其情能人其面能獸其心汝若是也
我愧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山之淺松栢不茂焉水之淺蛟龍不生焉世之淺忠良不輔
焉人之淺道德不存焉淺之若是我所以棄

直箴

夫子有言直近乎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昏佞是非歸直直而不劉汝奚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為狂訾言成市嫁患其良於乎小人予心其傷得直而直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反辱為直之義我有厥理

後序

知機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于己其為愚不肖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機見于未兆患至于未亂終百歲而考天命也胡云哉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於畛域之中雖未列軻雄之閒亦與世異尚也身遠于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莫從也病阨于鄉之中鄉之無貴賤耋老童稚之輩咸鄙劣以小之違之歸于他邑又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費世無孔子之徒我何坦然安于是哉曰慮禍傾于身遂反而求之得五箴以自規焉

序

袁姬哀辭并序

袁姬良家子父母成都人開始知寧邉軍在闕下聘得姬於其兄從余來全州桂州生二子一女一男皆先之淳化元年年二十秋八月八日夜疾卒於桂州後堂念其遠京師四千里作哀辭一章刻石留於桂州

彼美袁姬兮柔芳懿ヒ瑶沉蕣瘁兮追惟弗洎陰質弱行萬里寧期不修兮溘然而逝奔服勤劬兮喪爾母子恫毒我懷兮摧傷骨髓高旻孔仁兮皇適予委明知有生兮亦必有死無如奈何兮情思内已倏焉胡往兮音容莫寄餘玩遺香兮忍孰為視桂山嶄ヒ兮翠攢若指昌能可忘兮我心於此西流之日兮東流之水瞬息一去兮終天遠矣

贈夢英詩　并序

過潭州見夢英高奇益不似今時所有非常僧也從予徵謌辭以為好謌亦詩也故作一章七言二十五句詩以贈之

晝光夜鳧陰陽祖五緯天立五行父萬靈蕃昌根此樹剗柔各鬬清濁聚形類紛然填下土精英間見群寧侶雄劇唯神時可主功格無光明競覩捨羊犬猪用彪虎氣色茫昧廓區宇刓髮披緇心有取蛻兔羈跼脫潛去身投西佛學東魯塵視諸徒飆遠擧狂呼飽醉賤今古公室侯逢迎壹户如攀喬柯要冒俯僂捜經抉誥將完補聲騂大荒鏗簨簴筆詬斯氷早尒汝戟枝曳陣孰禦侮二十游秦老還楚蛟蟠枯泓驥追鼠停舟湘瀆吾與語歸返終南恨睽阻

諷虞嬪詩　并序

湘水導全州城下北走州之境又獨能產筠竹成紋古書今俗通謂舜二妃溺於沅湘揮淚爲竹斑者在此也復東南望九疑山纔可百數里州岸佛寺旁有妃廟因諷妃事作七言十九句詩一章刻石留于妃廟中

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囚極恩亭育遏密無聞血盈目南巡胡爲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淑沅湘岸筠煙莓覆凝紋疊斑殷郁ヒ猿緣鼯號鉤輈宿朋悽助惋聲幾哭賸疑下尤禹堙瀆功充民戴荷百祿重暉並耀難停轂亢居不寧逝如逐悲啼負寃生莫卜卒顛沉瀾遠昌族謳訟肇私歸永福柔陰慘剋咎深速前睇九山排矗ヒ到今雲顏愁可掬

贈諸進士詩　并序孫傳改名何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于許州抵京師見諸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

今年擧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外復有丁謂到京

見陳訪好尚同韓洎館中諸仙郎綸閣賢三字翰林四主人
列辟羣英粹奔騰走大名溯轟天邑沸怒浪航斯濟駿蹄
御良轡緣險徑梯空餓腸勞填味我何為欣歡名身苦將
悴北塞絶戎勲南荒政遭墜焦ヒ家殫窮口衆食增累鶻
貌餘十輩業學莫能器髮白壯心衰不覺老之至跼縮步
九衢羞畏同腐婢仰瞻仝數子吾道終爲寄無為忽于予
斯文幸專繼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FRI